



斯文在兹



“兹”为何处？一所根植于乡村的学校,位于串场河畔,范公堤旁,大号丰唐中学。何谓“斯文”？创办于1958年,四里八乡几代孩子出自该校,习得知识,接受教化,传承文明,从无赖顽劣,变得斯斯文文。满门出自丰中,以学校为圆心,半径数十里的乡村,这样的家庭比比皆是。丰唐中学是这方土地的文脉所在。

父亲入该校读书时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。祖父早逝,家寒。每日赤脚上学,中午饿一顿,晚上回家。中午吃饭之时,他们没带午饭的同学,都到教室外墙根晒太阳。每说至此,父亲总是唏嘘。一到寒暑假,便主动申请离校,以抵下学期学费,也算是勤工俭学。但家中仍入不敷出,难以继,祖母决意让父亲退学回家,充当主劳力,挣工分,以维持一家生计。一姓陈老师怜父亲成绩优异,就此退学实在惋惜,数次登门,劝返,未果。如今每每提到这位仓老师,年近八旬的父亲仍满怀敬意与感恩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待到我们兄弟入学该校,温饱已经解决,条件依然艰苦。家在串场河东,校在串场河西,间距数公里。每天天不亮,兄弟俩起床,剩粥“烫”一下,剩饭用开水泡一下,胡乱吃几口,拎着饭盒一路狂奔向渡口。隔河千里远,迟一渡,慢一路,必定要迟到。到学校,先到串场河边淘米、添水,将饭盒送至厨房蒸笼。中午食堂提供各种“汤”类。春天是腌制的大咸菜汤,夏秋是冬瓜南瓜汤,冬天是大白菜汤,饭以家中自制咸菜、萝卜干、酱油。一口饭,一口萝卜干,一口汤。如是者三年。一代又一代的求学之路,正是实践着祖祖辈辈传下的朴素理念:人要斯文,读书才是正道。

斯文靠谁传承？端赖老师。老师与医生,时称“先生”,表现的是对知识的尊重,斯文的信仰。不同时期老师的主体不一样,创办办学之初,老师的主体是民办教师和城里下放的老师。民办教师是返乡的知识青年,择其优者到校教书。下放的老师

多从苏南而来,很多出身名校,藏龙卧虎,都有长技在身,课堂上表现各异,令人惊叹。在农村孩子眼里,都是大神般的存在,让人景仰。也正是这些老师培养出一批批学子,让农村孩子跳出农门,走向城市,走向全国,甚至世界。

后来,下放老师纷纷返城,新招的师范生陆续补充到村校,这些新师范生带着蓬勃朝气。学校也变成镇属中心初中,周边数村集资办学,办学条件不断改善,旧房子逐步拆除,新砌的都是走廊教室。泥土路铺成立砖路面,两侧栽些花花草草,以作美化。打了水井,比周边村民更早吃上了自来水。让学校名扬四海的是学生考取“小中专”。中专谓之“小”,指初中毕业考的中等专业学校,这也是特殊时期人才培养的一个层次。学校每年考上十多人,顶峰至数十人,方圆数十里慕名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,高峰时一个班级挤进近百名学生,很多人的人生就此改写。没上“小中专”的同学也在各自领域大显身手,养殖大户、建筑老板、镇村干部,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力军。

我的初中老师,风度各异,斯文各表。数学老师板正严肃,一道几何证明题,从黑板上边写到下边,这头写到那头,横竖成行,工整有序;化学老师不修边幅,裤管常常一只卷着,一只放开,许是吸烟的缘故,上课前习惯性“咳”“咳”两声,清清嗓子,然后开始“钾钙钠镁铝,铜汞银铂金……”一口气背到底,让我们目瞪口呆;历史老师满头花白,其实才五十岁左右,上下五千年,东西南北史,一口山芋腔,信口道来,遇到听讲不认真的学生,一个粉笔头精准砸向脑门;物理老师是个年轻人,高个子、瘦身形,穿着喇叭裤,卓尔不群,讲到磁场一节,左右手上下翻转,让人头昏脑涨,兼教音乐课,上课捧着一台电唱机,流行乐、老淮剧都放,兼容并包;地理老师是邻班班主任,主业教语文,少年老成,中山装风纪扣一直扣到领口,课堂上指点江山,“咏溜”一下从

黑板这边移到那边,在他的熏陶下,我的中考地理满分。

待到我师范毕业回到母校工作,年未弱冠,而人称“先生”,诚惶诚恐。像我这样的一批年轻教师加入学校,给学校增添了无穷的活力。课堂上一本正经,课后与学生打成一片。食堂里永远充满着快活的笑声。下午活动课,泥土操场上不遗余力地奔跑,只为一两投投篮,浑身上下用不完的力量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,学校西侧护校河,久未疏浚,淤塞不通,校长一声令下,师生自己动手疏浚。时已深秋,颇具寒意,学生从家带来脸盆、铁锹等工具,师生一起跳入淤泥,锹挖盆装,人龙接力,经过一整天的奋战,清淤完毕。损坏脸盆无数,受伤学生若干。全校师生都如泥猴子一般,分不清哪是脸,哪是泥。从此,水清岸绿成为学校一景。农村学生不是温室里的花朵,像这样的劳动是日常必修。上学,每个班都有一块菜园地,学生自己打里,生产的蔬菜供给食堂。回家,帮助父母下田劳作,割麦插秧,样样都会。上学进课堂,回家插帮忙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,学校办学达到顶峰,创成江苏省模范学校,在全省农村初中实属罕见。从一根旧旗杆,几栋破校舍,发展成一所校园有范,管理有方,教师有爱,口碑有赞的闻名遐迩的农村学校。再多的辉煌敌不过时代的大势,人口的减少,让很多农村学校难以继。学校终于在花甲之际,归入历史的记忆。

丰唐中学名字已成印记,但是那片土地还在,那棵大柳树依旧蓬勃。一位毕业于此、工作在兹的老教育工作者说,树在,根就在;根在,魂就在。这个魂不妨理解成“斯文”。“斯文”不仅仅是个人外在的面相与神态,更是一种精神与传统。一所农村学校,更是一所乡村教师,将斯文植入一代代学生的基因,终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斯文在兹,让人念念不忘,只有更多深情的回望。

童老师的渡船

很多人称他校长,但我一直称呼他为老师,因为,在我的心中,老师的职业身份比校长的职务身份对我们影响更大。岁月是最细密的筛子,筛掉许多耀眼的名号,却稳稳兜住了那个最朴素的称呼——童老师。

特级教师的金匾,是他一堂堂课熬出来的。他把一所乡镇中学的语文成绩,硬生生拉到了全县的榜首。但这些,像褪了色的奖状,静静贴在记忆的墙上。真正鲜活如昨的,是他撑一支竹篙,在少年心事汇成的急流里,将我们一船船渡往彼岸的侧影。

渡口起于最寻常的岸边。一九九三年秋,高二的教室。我们这些住校的少年,得自己淘米煮饭。铝饭盒总是塞得冒尖——少年人的饥饿感,像永远填不满的深渊。剩饭堆在盒底,是无声的罪证。他看见了,什么也没说。等到周五班会,才缓缓开口。声音不高,却像一双无形的手,轻轻将我们按回故乡的田埂上。他说早年的粥清得能照见人影,说一粒稻谷从浸种到归仓,要经历多少风雨。没有训斥,只有满室的呼吸声。寂静里,我听见胸腔里有东西在破土——那是一种叫作“愧作”的幼芽。许多年后,我每次端起饭碗,仍觉得手里盛着千里之外的蛙声与汗滴。

少年的心,是刚开垦的荒地,什么野草都想疯长。外面的风将“差距”这个词悄悄吹进校园,皮鞋的光、碗里的油星,都成了无声的宣言。他察觉了,温和的神色收敛成肃然。“身上的光鲜,真是你们挣来的吗?”问句像石子投入湖心。“要比,就比成绩。那白纸黑字,才是你们自己打下的江山。”一时间,昂着的头低了,低着的头,却缓缓抬正了。更难平息的,

是与镜中自己的战争。青春痘是陨石坑,矮个子是原罪,黑皮肤是洗不掉的印记。他又讲《红楼梦》,“焦大眼里,林妹妹肯定算不上配偶的最佳选择,甚至比不上刘姥姥”哄笑中,他正色道:“在乎你的人眼里,你怎样都是好的。既如此,何必把无关之人的尺子当枷锁戴?”末了,他悠悠诵出: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七个字,像七枚温润的玉,让我们贴身佩戴,镇住所有关于容貌的惊慌。

最难渡的急流,是青春堤坝上第一次的泛滥。某个班会课上,他踱进教室,倚在讲台边。“爱的最高境界啊”,他望向窗外的暮色,“或许是‘爱你在心口难开’。”底下窸窣的笑浪,他当作没听见,自顾自背起《致橡树》,声音苍凉得像那棵历经风雨的橡树。“真爱,经得起等待。等你们都成了材,根深叶茂,那时并肩,才是风景。现在去惊扰,不是成全,是毁灭。”他忽然转头,眼神锐利如探照灯,“尤其是收到‘那个’的同学,更要清醒!那或许不是蜜糖,是裹了糖衣、瞄准你未来的炮弹。”多年后同学会,我们才知道,班里那个痴慕着年级第一女孩的男孩,果真将话压成了心底的琥珀。直到女孩飞往美国,他才将这块捂了十年的琥珀,寄往大洋彼岸。童老师一席话,让一树桃花,为了一场更盛大的春天,忍了十个年头的绽放。

他的摆渡如此精妙,我们甘愿被指引,像被星光召唤的夜航人。然而,这位看似无所不能的领航人,也遭遇了他的迷航。

一九九四年六月,暑气将夜熬成滚烫的沥青。自习课上,“咚”的一声闷响,一个身影坍塌在水泥地上。班长赤脚狂奔时,他刚端起一碗能照见月光的稀饭。碗

沿磕在桌面的脆响未落,他已厥着断了绊的拖鞋冲入夜色。运垃圾的破板车,铺上草席,成了唯一的方舟。那时的益林镇,土路坑洼如麻脸。那个微胖的身影,将自己绷成一张逆风的弓,在黑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冲刺。他就像那烈日和暴雨下的骆驼祥子,拼了命地往前奔。汗碱在旧汗衫上拓出白色地图,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。急诊室的诊断冰冷:过度劳累,严重营养不良。他刚抹了把汗,第二个报信的学生又冲了进来。

那一夜,板车吱呀往返了两趟。当他最后一次拉车回来时,踉跄的脚步比任何说教都更令人心碎。

最后一次班会,那个从容的“摆渡人”消失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一个眼窝深陷、嗓音沙哑的中年人。他双手撑着讲台,仿佛不如此便会倒下,几乎是哀求:“孩子们,刀磨得太急,也会卷刃……停一停吧。”台下,五十多双眼睛熬得通红,像风中的炭火,不肯熄灭。他的“术”第一次彻底失效了。因为他亲手点燃的,已非对师长的遵从,而是内化为生命本能的对彼岸的渴望。弓弦既已拉满,箭矢便只能向前。

他最终用上了最无奈也最温柔的招。高考前一周,他以命令般的姿态,将我们全部“驱逐”回家。“让父母盯着,谁敢偷偷看书,我唯他是问!”他知道,学校的清汤寡水,接不住这群少年孤注一掷的燃烧;熄灯后的手电微光里,沸腾着他无法再压抑、近乎悲壮渴望。

天道终究酬勤。那年夏天的喜报,至今仍是小鎮口耳相传的传奇。清华、南大、复旦、东南大学、国防科技大学……这些星辰般名字,从一所偏远的乡镇中学迸发而出,改变了许多人原本的轨迹。

操琴抚慰众菜苗

五十五岁,阿昭重返老家,开始在荒废已久的老宅院里种菜。阿昭曾在中学工作三十三年,其中担任班主任三十年。

阿昭一退休,就兴起了重整老屋、在偌大的院落里种菜的念头。这是锻炼身体,让生活有所寄托的好办法,另外,阿昭练习古琴十四年,过去每年“三八”节、“五四”青年节、教师节、新年,她都会在学校登台表演,如今,退休了,空有这一身琴艺,还能弹琴给谁听?阿昭听说,西红柿听了美妙的音乐,果子的酸甜度更高。黄瓜听了音乐,皮更薄、籽更少、口感脆嫩,尾巴还会向上翘,仿佛舞者兴之所至来个侧手翻。阿昭想做个实验,看看这一院子的菜蔬听了音乐,风味是不是真的会更好。

但不事稼穡三十多年,阿昭的第一波菜种得很不成功,黄瓜、西红柿的出苗率仅三成,最可惜的是种下去的小菜秧、苋菜,刚发芽就被蜗牛和虫子吃成了光杆。第一波菜在院子里长得像癞痢头一样。阿昭每天蹲着看,叹气连连。这天,恰逢邻居二姑路过,二姑冲着她笑,说:“大侄女,你读书读到后脑窝里去了,种菜不育秧,这哪成?把种子直接撒在干硬的土里,跟把种子种在水泥里没啥两样。”

阿昭虚弱地反驳说:“我也翻过土,也下过羊粪肥。”

二姑又笑着说:“两场雨一冲,大太阳再一晒,土又像水泥一样了。种子刚发芽时,那根须细得跟头发丝一样,你让它在这样的土里怎么扎根?”

不等阿昭反驳,二姑把自家的育秧筐拎来“打样”,育秧筐上架着二十只软塑料杯,塑料杯里的土果然松软得很。二姑交代:种子点进去,要像关照自家小娃娃一样,冷了要搭小暖棚,热了要喷水,还要开小电扇加强通风。发芽后,要用低毒性防蜗牛的药。

说到用药,阿昭颇不以为然,二姑反问:“你儿子不到两岁那会儿,感冒咳嗽闹肚子,你不给他吃药,就让他硬扛?”

见阿昭满脸懊悔,二姑指点她:“过了十天半月,你把整筐秧子抬起来看,要见

到白生生的根从苗盆底下钻出来,就好移栽了。”

阿昭依言而行,出苗率很快达到九成。菜地日新月异,阿昭终于有心情把古琴搬来,在门廊上操琴一曲。二姑挑粪水去自家地里,听见她弹奏《十面埋伏》,琴声如疾风骤雨,便急忙喊停,大致意思是:“我听这曲子杀气太重,悲怆肃杀,很不适合弹给刚移栽的菜苗听。”阿昭忙换成《胡笳十八拍》,二姑说:“太悲。”又换成《渔樵问答》,二姑说:“太难懂。”直到换成《梅花三弄》,二姑才满意地担着粪桶离去。

不知道是不是听了音乐的缘故,阿昭种出的西红柿哪怕尚且半青,摘下来,那起沙的口感、舌底生津的酸意,也叫人惊喜。阿昭还种出了冬瓜,小冬瓜上面长满了毛茸茸的细毛,就像婴儿脸蛋上的细毛一样让人心生柔软。二姑说了:“不可摸它,要忍住。最好在冬瓜底下放个稻草垫子,这样大雨淹地时,可防烂。”

借着种菜,阿昭对从前雷厉风行的教书生涯有了越来越多的追悔和反思。她想起自己做了三十年班主任,一直是一名严师,哪怕是教稚气未脱的初一新生,都会这样批评他们:“为什么受不了六点钟起来早读的苦呢?你们高三的学长学姐能承受的压力,为什么你们就承受不了?为什么这么娇气?”

现在阿昭终于明白,一颗种子刚萌生为幼苗的时候,必是娇气的。此时此刻,它叶芽孱弱,根系细微,脆弱的茎部最怕害虫的啃噬。它需要更松软透气的土壤,更精细的水肥管理,更柔和的光照和微风,更多的照拂与关注。只有等它们健壮起来,放养到大田里去的时候,这些目不转睛的关爱才能缓缓卸下、默默地向撤。那些提前到来的酷烈考验,对刚刚发芽的幼苗,可没什么好处。

在退休一周年之际,昔日学校的好友、现任教导主任邀请阿昭回去为初一年级班主任们讲一堂课,传授其三十年的班主任经验。阿昭打算这样开头,“其实很惭愧,我并不是一个足够尊重成长规律的好老师……”她打算放下面子,把种菜得来的感悟,细细说给这些后辈听。

一棵开花的树

桐。孩子们睁大眼睛望我,很显然的,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认识泡桐有什么种。我说你们查字典看看,这种树有什么特点?很快便有孩子查到:泡桐,属于速生林,三五年即可成材,但是木质疏松,不能作大用途。可是我对他们说,老师非常喜欢泡桐树,你们说是为什么?

孩子们一时议论纷纷:有人说泡桐不娇贵,就像一个普通劳动者;也有的说泡桐生命虽然短暂,却向人们奉献了所有的美丽与热情……就在那个时刻,我被孩子们丰富的联想、高涨的求知热情深深感动,我说还有吗?请大家仔细看看泡桐那一树的花朵。

这时,班长华晨晨站起来朗声说道,泡桐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树种,但它一树的花朵美丽优雅,却又充满了蓬勃的力量,每一朵花都昂首向上,这种昂然生长的姿态,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。

“说得太好了!”我颌首微笑示意他坐下。然后,我扫视着眼前的每个孩子,目光柔柔地对他们说:“树如此,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?只要大家足够努力,你们也会长成一棵开花的树,因为阳光从不会拒绝任何一棵小草的嫩绿。”

是桃花开得正艳的一天,在办公室走廊遇见我任教班级的班主任朱老师,她满面激动地告诉我,“这些孩子,也不知从哪儿知道昨天是我四十八岁生日,上午第一节课我才走到门口,教室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大家唱着生日歌,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,一时没反应过来,再看讲台上端端正正摆放着一盆花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……”班主任说话时眼中犹是泪光点点。她说,那个时候啊,就感觉平时为他们操的心都是值得的。

再去上课时,第一眼就看到讲台左上方的那盘郁金香,典雅明丽,深深浅浅的紫色花朵含苞欲放。我着眼前的这群孩子,爱从心生,微笑着说:“你们,就是一棵棵开花的树。”明白过来的孩子会心地笑了。灿烂的笑容在清晨澄明的空中飞扬,婉转成一季不谢的花香。

是呀,做一棵开花的树,多好啊。若我们的人生是一棵青翠的树,那么,我们的善良、感恩与爱心,不就是这生命之树上摇曳的缤纷花朵吗?

(手绘:吴雨欣)

□陈寅阳

□潘道君

□严宜春

